



西迪布赛德小镇就在迦太基遗址附近。在这个小镇上，有三种蓝色的风情：地中海的湛蓝、天空的清蓝与西迪布赛德的浅蓝窗。

浪迹北非

撰文/摄影 任盈盈

与三毛同行

提姆·麦金塔说，有时候，最好的旅伴是已经过世的人。

麦金塔走过很多个城市，一路上陪伴他不停行走的是已故旅行家伊本·巴图塔。他们生于不同的时代，但他们的思想和灵魂却在同一段旅程里留下同样鲜明的痕迹。

而我，我的旅伴是三毛。

突尼斯，橄榄树的原乡

虽然青春渐逝，但我却依然迷恋三毛的文字。去突尼斯，寻找橄榄树的原乡，是对自己年轻过的一个纪念，也是青春岁月即将宣告结束的一种不舍。

飞机抵达突尼斯时正是清晨四点，所有异地的旅人都背着大大的背包，一走出机场就消失在夜色还未完全散去的大街上。

我搭不到计程车，就背着包坐在路口，夜风畅快地吹来，那么地快乐。

我找到之前在网上预定的青年旅馆，

一觉睡到午后。阳光大片大片的洒在白格子的窗上，成就一种透明而简单的意象。

在黄昏时决定出去走走。突尼斯城既具有浓厚的阿拉伯色彩，又富有欧洲现代化情趣。全城分为新城与旧城两部分，两城之间由一道城门隔开。新城里大多是现代欧洲式的高大建筑，这里有像巴黎的“爱丽舍田园大街”一样繁华的“舍比卜·布尔吉巴”大街，有宽阔的街道、成行的橄榄树、还有鲜花似锦的贝尔韦代尔公园。

可是我却更喜欢在麦地纳老城区行走。旧城麦地纳还保持着古色古香的阿拉伯东方色彩。旧城墙虽已不存，但有近十座城门保存尚好，其中有新旧城相接的海门，以及旧城与郊区相接的苏卡门等。

老城区里有很多相似的街，尽管相似，但每一条街却都是必看的风景。

这里，最高的房屋也只有两层，大多拱形顶盖，街道狭窄弯曲，市场一个紧挨一个，店铺一个紧挨一个，往往一条街就是一个行业，铜器、金银首饰、香料、地毯、木雕品、皮革、马鞍、嫁妆……应有尽有，样样俱全。

这一切，再加上四处手工作坊的锵锵声，小贩的叫卖声，散发出浓烈的阿拉伯

风土气息，仿佛进入了《一千零一夜》所描绘的世界之中。

老街上有一个有七百余年历史的清真寺，我于是进入里边参观，有当地人告诉我，在过去的年代里，妇女是不可以走进清真寺的。

突尼斯的口中多为阿拉伯人，他们同时也是伊斯兰教教徒。旧市集与清真寺的存在，让突尼斯人能完整地保留纯真保守、乐天知命以及男尊女卑的传统。虽然突尼斯曾是法国的殖民地，但却看不出有任何法国式的开放与浪漫。或许是受伊斯兰教严格的教规影响，一般的女子仍不敢轻易地抛头露面，恋人不敢在街上亲吻甚至牵手。也因此，突尼斯的男子认为外来的女性比当地的女子更容易追求，因为伊斯兰教的女子仍被双亲紧紧地约束管制，父母也常介入、干涉子女的恋情，使得单纯的恋爱常变成两个家庭的纠葛。

在北非穆斯林城市中，突尼斯旧城区是城市规划最协调均匀的典范之一，反映出精湛的阿拉伯建筑艺术，1979年被联合国教育、科学及文化组织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名录。



迦太基的流金岁月

迦太基遗址是突尼斯的另一处文化遗产。

迦太基遗址在海边，离突尼斯市仅有17公里。古代的迦太基城占地315公顷，是第一个城市国家。居民为腓尼基人，他们长于航海和经商，古罗马人称他们为“布匿”，是商人的意思。公元前六至五世纪迦太基极盛时期，西西里岛西部、巴利阿里群岛、撒丁岛和科西嘉岛都在它的管辖之下。后来，迦太基被罗马帝国灭亡。公元七世纪末，迦太基进入了阿拉伯文化时期，但腓尼基人、罗马人留下的文化仍然不可磨灭地深深地留在了那些破落的石碑、墓葬、公共浴室和剧场里。

这里古罗马露天剧场是闻名于世的古迹，它由舞台和观众席组成，观众席呈半圆形，剧场是用石头砌成的，音响效果极好。剧场四周林木扶疏，芳草萋萋，微风吹来，似有先人走过。

迦太基有“新城”之意，然而三千年的流光已逝，在这片“新城”之中，留下的只是断壁残垣了。那些不完整的罗马式柱子有些荒芜地立于高处，还是一片不可逾越的巨大，高高在上地告诉你现在的渺

小和微弱。

迦太基宏伟已经塌了大半，却在混乱中仍然保持光芒四射，只是已经没有次序，一个个世纪重重叠叠，有辉煌，也有寂灭，断开的墙，七高八低的路，遍地的诱惑和危险，像旋风一样不加解释地就把你卷走了。

和迦太基的断壁残垣风格完全不同的是眼前这无尽的蓝色地中海。夕阳已渐落，海上的潋滟波光随着太阳的西沉，和天空一起，不断变幻着各种瑰丽的颜色，温馨柔媚，即使是冷峻的岩壁也把持不住，露出了几丝温柔。

西迪布赛德小镇就在迦太基遗址附近。在这个小镇上，有三种蓝色的风情：地中海的湛蓝、天空的清蓝与西迪布赛德的浅蓝窗。在这个极有艺术气息的花园村庄里，大部分的房子外墙都被涂上白漆，而窗户与大门则是涂上浅蓝色的漆，门上再用黑色铁钉钉出不同的图案，使得这座村庄充满地中海的风情。

西迪布赛德有两家远近闻名的咖啡馆。一是由旧的清真寺改建的Cafe Nattes，咖啡馆里有前人用来朝拜而搭建的平台、黑白相间有螺旋状的木柱以及用橄榄木做成的阿拉伯鸟笼，在Cafe Nattes，别错过了传统的回式咖啡，这种

与咖啡细粉一起调煮的咖啡喝时要特别小心，不小心喝到咖啡粉可是会让喉咙难受好一阵子的。

再往前走一段路，另一家露天咖啡馆Cafe Sidi Chabaane就在眼前了。Cafe Sidi Chabaane有着西迪布赛德最得天独厚的视觉景观，每当夕阳西下，云彩与海面的奇幻色彩变化总让人流连忘返。这里的薄荷茶非常有名，可特别向侍者点一杯含有松子的薄荷茶，当松子在嘴里咀嚼的香气与薄荷香相遇时，会让人忍不住地想再来一杯。

沙漠里的咖啡馆

既然来到了突尼斯，无论如何都要进撒哈拉的。

那天早晨，我匆匆整理好行李，跟几个来自欧洲的旅行者挤在三菱吉普里，从突尼斯市到杜兹，再由杜兹进入撒哈拉沙漠，很想问三毛，这条路也曾是你走过的吗？

非洲人这样说，进入天堂前，要先经过沙漠的锤炼。洪荒时代，满载希望的诺亚方舟就搁浅在突尼斯的Nefta。

孤寂梦魇的沙漠之夜

“让天空下的水集中在某一个地方，并使干燥的地方出现。”我突然想起了米开朗琪罗的《创世纪》，如果沙漠中也有天堂的话，绿洲应该就是上帝的圣迹了。

但是我没有看到绿洲，出现在眼前的场景，是阴影和阳光无序的交错画面，大片大片的沙地伸展在极目的视野里。风声、车轮声和沙石声有时争斗、有时相拥，欧洲来的游人说，这声音就像充满情欲的年轻男女一次难得的相遇。

沙石连天。坐在车里，人也跟着三菱吉普的四轮上下颠簸着，疲惫又刺激。

卡巴拉咖啡馆在沙野的高处，司机穆罕默德停车让旅客进去买些食物跟水，因为接下来的旅程就再难寻到水了。咖啡店幽暗且神秘，四壁都写满了文字，卡巴拉对我说，签个名吧，他飘忽的眼神，浮动着好似长久未见过女人的好奇和炽热。我掏出笔，望着满墙的名字，虽然很多不同民族的文字是我无法读懂，但我可以感觉到，女人的名字非常稀少。穆罕默德说，能够来到高旷无边的荒凉沙漠上的女人不多啊。于是，能在卡巴拉咖啡馆里签个名字就显得比婚礼的誓约还重要，好像签个名字在这片孤野之墙，就宣告了自己的成功出走。我从包里拿出一枝毛笔，用水把笔浸软，蘸着淡蓝的墨水，一笔一画地写下自己名字，大家都围在我的身旁，好奇地看着我手中的毛笔，卡巴拉端着咖啡示意着要和我交换笔。

咖啡有点苦，有点涩，舌尖是细沙或咖啡已经难辨了；一种微小而模糊的感觉刺痛了我，那感觉好象回到了故乡的中秋夜，喝母亲熬的一种米茶。

一旦沙漠旅行开始了几天，我们这些异国的旅行者就和其它撒哈拉民族一样，在走遍了沙漠后，对于旅途的奢求，只简化成想找棵大树，在它的树阴下歇息一下。沙漠生活原来不是浪漫的，它让我感到了深沉的孤寂。

看见沙漠旅店后，我只想快点洗澡，再美美地睡上一觉。

尚未到夜晚，已经风声簌簌，大家都各自休息了。沙漠里的旅馆当然没有窗，我倚着墙壁，听到墙外如泣如诉，好像声音从沙丘上飘来，也许是恶魔在试探有没有胆小的旅行者。

我对沙漠的恐惧正起于那神秘无涯的荒凉，深怕一旦进入了沙漠，就忘记了出口的路。于是只好安慰自己说，创世纪不是这样说了吗，第一块浮出宇宙水面的运动场是干燥的，如此才创造了苍穹。

心理学上说，人在半睡半醒的黑夜里，最难控制思想的游走，我的冥想从某个鬼片里风雨交加的场景开始，接着我竟然想起了三毛和张爱玲，她们在一条幽深的巷子里不期而遇，三毛似想与张爱玲说些话，但张爱玲却不愿交谈，于是在前面踉跄行走，三毛则跟在她的身后，一黑一白的身影渐行渐远，走向巷子深处……

整夜未睡。清晨时我像逃荒一样敲响司机穆罕默德的门，然后拉住他再也不肯放开了。旅店早起的伙计看到我这个披头散发的女人站在一个男人的门口，充满了敌意。穆罕默德尴尬地笑笑，陪我回房间里拿出头巾，帮我包在头上，他说东方女子的头发真好看，裹上头巾真是太可惜了。

别时，送你一个拥抱

从此岸到彼岸，再由彼岸回到此岸。我又回到首都突尼斯市。

盼了好几天，终于住上舒适的酒店了，但我却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。明天我即将结束旅行，回到北京。

深夜里，依稀听到有人在楼下的街道上唱歌。打开窗，看到路灯下站着一个小女孩，刚刚下飞机的样子，背着大大的旅行包，轻轻的唱着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我的故乡在远方，为什么流浪，流浪远方，流浪……

第二日清晨，我早早的整理好两个背包提到三菱车上。车上一个游客都没有，司机穆罕默德一个人坐在旁边的台阶上抽烟。

远远的我看到他有些难过的眼神，他看见我就走过来帮我放好行李。“你是一个可爱的女孩，你走了，我很难过。”我笑笑，一时无语相对。“我有一件礼物要送给你。”他说，就拿出一个精致的玻璃瓶子，很大的一瓶，里面盛满红艳的液体。

“这是Hanne，是安拉的祝福。”他说。我感恩地收下。他又接着说，“那么，我希望你也送我一件礼物。”我疑惑着看着他，不知他想要什么。

“我希望你送我一个拥抱，朋友一样的拥抱。”

我于是微笑着拥抱他，在他耳边我有点哽咽的说了一句谢谢。

当三菱车最后一次带着我们渐行渐远时，我望着车外明亮的阳光，仿佛时空错置，我又看到了十年前那个手捧《送你一匹马》，向往着撒哈拉的自己。 □

